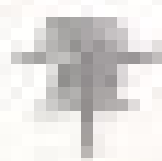


豫章叢書

第五五册





卷之四

廬山紀事卷七

廣陵 桑喬 子木

五老峰東南至羅漢嶺

白鹿洞書院

五老峰坡陀南下如頓萬馬忽突起一山而四山環之是爲後屏山其下有白鹿洞書院

洞志山疏白鹿洞者唐李渤讀書處也初貞元中

渤與其兄涉俱隱廬山而渤養一白鹿甚馴行嘗以之自隨人因稱爲白鹿先生而謂其所居曰白鹿洞寶曆中渤爲江州刺史卽所隱地創臺榭以

張其事而鹿洞遂盛聞於人矣其後唐末兵亂郡縣學校廢壞高雅之士往往讀書講藝其中南唐昇元中遂建爲學置田聚徒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名曰廬山國學四方之士受業而歸出爲世用名績彰顯者甚衆宋初因置爲書院益擴而大之與睢陽石鼓嶽麓三書院並名於天下當是時學徒常數十百人太平興國丁丑從知江州周述請賜國子監印本九經驛送至洞後又官其洞主明起爲褒信縣簿歲壬午始置南康軍并學而洞乃屬南康咸平壬寅猶詔有司脩繕然自有

南康軍學而洞事浸浸廢矣祥符初直史館孫冕
以年及乞致仕願得白鹿洞故趾歸老詔許之歸
未至洞而卒祥符中冕子比部郎中琛卽洞旁築
室十數楹榜曰白鹿洞書堂俾子弟講習四方有
來學者輒餽食之以此著聞於時當塗郭祥正爲
記勒石其後兵亂室焚記石徙天慶觀其後天慶
觀亦焚記石遂燬不存淳熙己亥朱晦翁來守南
康甫至卽檄教授楊大法司戶毛某看詳旣又躬
至鹿洞周覽之悉得其可修舉狀因具上尙書省
言鹿洞乃昔賢嘉遯之地先朝嘗卽以養士德意

甚厚而一廢遂不復振爲吏者不得不任其責且所建立僅小屋十數楹纔足不泯設計亦不至勞費請檢會太平興國中節奉指揮送本軍爲法守不使至湮沒其後又劄上尙書并丞相言願得比祠官例爲白鹿洞主假之稍廩使得終與諸生講習其中猶愈於崇奉異教香火無事而食也其後又具疏請依嶽麓書院例賜白鹿洞書院額并給賜高宗御書石經及九經疏論語孟子等書皆格不行當是時朝野詢詢傳以爲怪其後晦翁遷浙東提舉入奏對延和殿具言白鹿洞書院太宗眞

宗造士之意甚深非下吏淺識所可窺測今老佛
之宮布滿天下大都逾百小邑亦不下數十而公
私增益勢猶未已至於學校則一郡一邑僅置一
區附郭之縣又不復有盛衰多寡相懸如此有司
者不彼之正而反疑臣之請何也夫無御額賜書
爲流俗所輕廢壞無日非陛下所以丕揚前列嘉
惠斯文之盛心也臣謹昧死請於是孝宗始允可
之元末兵燬至我明正統中南康守翟溥福乃始
得其遺趾於榛莽中而振起之書院由是復興其
後御史陳銓提學僉事李齡副使蘇葵邵寶蔡清

李夢陽知府劉定昌等咸先後維持之虞集胡儼
彭時李賢張元楨李齡何喬新皆有記

商丘漫語唐時人士多棲隱山谷以獵聲華故司
馬子微目終南爲仕宦捷徑不獨廬山當貞元元
和中符楊輩居廬山者三數十人不獨渤兄弟但
他仕者所治不近所隱無以彰顯之故隱居汨沒
無聞白樂天赴杭州過草堂纔信宿卽去獨渤刺
江州爲能侈而大之此鹿洞所以聞於世也

書院有禮聖殿

洞志初朱文公爲浙東提舉時以錢三十萬屬南

康軍守錢聞詩建禮聖殿後廢我皇明正統中翟
溥福重建易名大成弘治中蘇葵再建復名禮聖

晦翁跪坐拜說初錢聞詩作禮殿時朱晦翁移書

言宜如開元禮於祭時設主不爲塑像不從又言
像用燕居服鑿石爲臺席地而坐免匍匐就食之
譏亦不從其後晦翁作跪坐拜說寄鹿洞諸生大
略言古者坐與跪類儀禮曰坐取爵禮記曰坐而
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
此道漢文帝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
當膝處皆穿諸所謂坐皆跪也然記又云授坐不

立莊子云跪坐而進人蓋以膝隱地伸腰及股危
軀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隱地以尻著蹠而體便安
者坐也此跪與坐之異也詩曰不遑啟居釋之者
曰啟者跪也爾雅曰妥者安也釋之者曰安定之
坐也夫起爲跪則居爲坐矣妥爲安坐則跪爲危
坐矣又大祝九拜杜子春釋奇拜曰拜之時先屈
一膝今之雅拜也夫以先屈一膝爲雅拜則餘拜
皆並屈兩膝明矣肅拜者拱兩手而下之至於地
也頓首者頓其首於手上也稽首者却其兩手而
以首至地也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今成都郡學

所存漢文翁禮殿刻石諸像皆膝地危坐兩蹠隱然見於坐後帷裳之下尤足證云

明倫堂

洞志明倫堂在禮聖殿東翟溥福建蘇葵重建有邵寶正學之門并某敕賜白鹿洞書院二扁又南有石華表扁曰山水輝光**石劄**文公東黃商伯帖二石刻嵌堂壁

宗儒祠

洞志宗儒祠卽三賢祠初文公旣去郡諸生爲立生祠於講堂右文公聞移書撤之及文公卒開禧

乙亥諸生復繪濂溪二程及文公像祀於講堂後
廢我皇明翟溥福別立祠祀濂溪文公李賓客於
殿左配以陶淵明劉凝之陳了翁劉道源名三賢
祠其後蘇葵又遷五賢於別室而專祀周朱邵寶
又配以從朱子講學鹿洞之十四賢趙淵又并祀
象山易名宗儒石劉王守仁大學中庸古本在祠
東壁湛若水海濶天空四字在祠西壁

先賢祠

洞志先賢祠在文會堂前以祀李博士涉李賓客
渤李洞主善道朱助教弼明洞主起劉洞師元亨

劉西澗渙劉秘書恕陳司諫瓘李提學齡胡洞主
居仁蘇提學葵邵提學寶蔡提學清陳御史銓唐
御史龍共十六人

祠後有井李夢陽鑿且自爲銘今堙

忠節祠

山疏祠以祀諸葛忠武侯陶靖節在宗儒祠南春
秋則合祀於先賢祠序於李博士上

文會堂

洞志文會堂在明倫堂左嘉定間朱寺正建陳寺
丞改今名紹定中知軍史文卿改名君子堂後廢

我皇明翟溥福蘇葵重建石劄湛若水四勿箴心性圖說

白鹿洞

洞志初鹿洞有名無洞正德初南康守王濬乃闢後山爲洞曰白鹿洞臺於洞上曰思賢臺其後南康守何濬鑿石爲鹿賓諸洞中嘉靖中巡按御史曹忭亭於臺上曰思賢亭自爲記**石劄**先賢書院白鹿勝洞景賢臺思賢臺並李時達書白鹿洞天何遷書思賢臺劉世揚書理學淵源衡厓書俱在臺畔

山疏往者李渤鹿洞今不知其處或曰卽鹿眠場也夫鹿眠場何可以洞言地近矣而不似李夢陽曰在三疊泉壑中乃今人所謂石門關劉世揚所謂玉川門者洞似矣而不近唐龍大意亭記則曰鹿洞堙矣三者概之未有得也蓋陳舜俞廬山記曰唐李渤與兄涉偕隱白鹿洞後爲江州刺史廼卽洞築臺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爲一時之勝夫舜俞去唐不遠五代宋初相沿遺跡具存猶可考見旣曰隱居鹿洞又曰卽洞築臺則今書院卽隱居之趾亦卽鹿洞所在而鹿眠場卽鹿所常眠處也

三疊泉壑中既無築臺遺蹟陳舜俞又未嘗言朱晦翁經營鹿洞時往來三疊泉壑中亦不言鹿洞在彼則亦何據而云然哉且三疊泉壑去書院十里而遙窮山邃谷人迹罕至渤又處士聲勢不能及遠蓄鹿於彼大非人情凡考古者欲其實若前無所稽徒爲高論是自我作古而古蹟不必憑也摺紳大夫一言而天下後世將藉以爲口實可易易哉或曰然則何以謂之洞曰廬山如僊居洞蓮花洞皆無洞祇以四山迴合似洞而名鹿洞亦其類耳

朋來亭

山疏在思賢臺北山絕頂提學副使王宗沐建

宗

沐詩孤亭縹緲四無鄰全占匡廬望裏春俯仰乾

坤須著此主張風月更何人洗心賴境終非靜避

俗耽山亦是塵未喪斯文吾黨在莫教虛度電光

身參議孫應鰲坐朋來亭有懷敬所喬嶽高人兩

並名文章相對有餘清每緣休暇耽幽賞得向巉

巖結靜盟歌罷雅音真寡和夢殘天籟自相鳴十

年愧殺奔忙客何事金丹不可成

有水自凌雲來逕書院東流出硤爲貫道溪